

在迷宫中弄丢了鞋子

山尾创造的异世界本身光怪陆离，但此类对细部的真实雕镂在书中俯拾皆是，反而搭建出一整套日常世界运行的逻辑，造就的效果便是《飞翔的孔雀》中荒谬感与日常的坚实性在每一字、每一行、每一页交战。

□ 撰稿 | 王子豪

山尾悠子作品素来以晦涩难懂著称，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本迷宫，没有抒情的着眼点，没有意义的切入点，整幅图景影影绰绰，却又在细部显露出惊人的清晰，宛如在庞然不可窥其全貌的巨幅马赛克中勾勒出无数张细密画。

《飞翔的孔雀》的世界围绕着相峙的双子山展开：一座是西卜来山，孔雀的故事与世间的火变得难以点燃的事故都发生在这一侧；另一座是西比来山，传闻中的大蛇盘踞于此，不时的落雷与蒸腾的水汽盈满了这一侧。作者在分属两座山的两个世界中安排了同名者以及名字相近的人，成对出现，仿佛彼此有所关联，又似乎在暗示两侧的时间并不同步。这部小说的晦涩源于它是一个自我运行的世界，却又是个“火无法点燃”的世界，这里的行动原理、思考逻辑随着火的熄灭而与现实迥然有别。山尾创造的异世界本身光怪陆离，但此类对细部的真实雕镂在书中俯拾皆是，反而搭建出一整套日常世界运行的逻辑，造就的效果便是《飞翔的孔雀》中荒谬感与日常的坚实性在每一字、每一行、每一页交战。我们不是身处观众席，而是置身后台，隔着帷幕，观看一个人工世界的自然生长。

吊诡的是，山尾悠子这种与日本主流文学大相径庭的写法，显然源于日本传统美学的最高结晶泉镜花。据说，山尾悠子就读同志社大学国文学科的时候，研究对象在谷崎润一郎与泉镜花之间犹豫不决，最后她用转铅笔决定——铅笔选择了后者。山尾悠子作品的素描性无疑师法了镜花，她在《飞翔的孔雀》获泉镜花文学奖的演讲中也不讳言：

“泉镜花另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结尾，只要决定了结尾，中途多少有些晦涩也无妨，我自己似乎也被灌输了这样的想法……”



《飞翔的孔雀》
[日] 山尾悠子
新星出版社 2023年12月

这其实也是镜花文学颇受争议的一点，他的小说中充满了旁逸斜出的枝蔓，天外飞来一笔的叙景，或者毫无预兆的展开，最终落在作者逻辑的自治中，但这种自治有时会显得很突兀，比如《天守物语》最终幕几乎就是机械降神，却又暗合俗世观念的愿望或逻辑。镜花用自己无比流丽的日语文辞支撑起这种时而风烟万里、时而露出破绽的笔法，并将其化作了独具特色的文体。我认为“镜花”二字就是解读山尾文学的题眼，某种意义上，山尾悠子是用另一种语言重塑了镜花流世界。这种语言毫无日语固有的丰润感，犹如矿石般坚硬，深埋地底，却能在读者的目光投来之际闪烁光辉。

镜花的另一重悖论在山尾身上亦有体现，那便是从无书写箴言、警语的欲望，却对镜头、终局异常坚持。我们难以在《飞翔的孔雀》中找到“金句”，却总能发现镜花式镂金错采的“结尾”——哪怕它并不在结尾，而是弥散在各处。比如，运动火种的大寄茶会、蜕变为孔雀的场景、K在发霉的黑暗中的归程，以及在真正的灯火中登上花电车的无名少女。当她温顺地对半张脸淹没在黑暗中的女列车员说出这句：“姐姐，我弄丢了鞋子。”我们也终于能在不断摇晃的叙事中找到一个重心。

尽管是山尾悠子的忠实读者，可我也说不上对她的一座座迷宫深入了解几何。不过，当我们从那只在不同时间中现身的孔雀身上看出手冢治虫的《火鸟》的影子时，当我们“火种小贩”错看成涩泽龙彦与梅尔维尔笔下的“避雷针小贩”时，当我们从少女“我弄丢了鞋子”联想到中原中也的名句“我丢失了人生的椅子”时，就仿佛在山尾的语言迷宫中拾得了青金石，又怎能不会心一笑呢？

书讯

《种子帝国》

此书是美国非虚构写作 J. 安东尼·卢卡斯奖、国际烹饪专业协会食物议题图书奖获奖作品，聚焦全球农业巨头孟山都公司的发展史，展现出化学品全面渗入全球粮食供应体系的完整过程，揭示化学公司利用科技手段对人类食物造成的复杂而深刻的影响。